

奶奶的小菜园

李润石

奶奶家有一个小菜园，虽然不大，但有花草、有蔬菜、有瓜果……

每次去奶奶家，我几乎都能看到奶奶在菜园中劳作，泥土沾在她的手上，笑容洋溢在她的脸上。她用勤劳和坚韧创造了一个美好而宁静的世界：青菜青翠欲滴，花儿姹紫嫣红；新鲜的煮玉米冒着诱人的香气，晶莹的玉米粒就像是一颗颗珍珠。

奶奶为了打理好这个小菜园，让我们吃上生态绿色的蔬菜，付出了很多，累得颈椎都犯了。我们这次是来照看奶奶的。我和妈妈在菜园里摘菜，奶奶坐在椅子上，脸上露出了慈祥的微笑。奶奶告诉

我，种植这些蔬菜，先是需要播种，种子在土壤里发芽，然后移栽，要让小苗茁壮生长，还需要浇水、施肥、打叉、架架……

奶奶菜园的边上有一棵沙果树，那是前几年奶奶领我栽的。那时候的小树苗还没有我高，如今已经长到3米多了。枝头挂满了果实，红色的果实实在阳光下特别漂亮。我正在树下摘沙果，隐隐听到奶奶的夸奖：我孙女长大了，能帮奶奶干活儿了。

午饭时，餐桌上满是温情的青菜，还有香甜的煮玉米。我知道这皆是奶奶的劳动所得，亦是奶奶辛勤汗水的凝结。

由于奶奶的精心照看，漂亮的小菜园

成为小区里的一道风景。每当蔬菜瓜果成熟的时候，奶奶都要送给邻居、亲戚分享。听到别人的夸赞和感谢，奶奶就会露出开心的微笑。我认识的奶奶，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面容慈祥。虽然她的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可能不允许她再坚持了……不，就算她老了，在我的心中，奶奶永远是我敬仰的存在。

那日的风景总是藏在心中，也会刻在我的记忆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份付出，一份回报。奶奶的汗水付出换来了那些小苗、小树的茁壮成长。我也要努力学习，争取用好的成绩回报奶奶的期待。

小小角色



老葛的幸福时光

佟雨航

老葛，其实并不老，正当壮年。因为面相长得有些成熟，所以工地上上下下的人都叫他老葛。

每年冬天，老葛忙完地里的农活，就来到城里打工。每天从早晨开始，老葛就在一栋尚未建成的大楼里，一面墙一面墙地刷着涂料，一直“刷刷刷”地刷到傍晚5点。大楼里，撞击声、电钻声此起彼伏，高分贝的噪音让老葛听力有所下降，家人给他打电话必须大声，要不他就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干了一天繁重的活计，工人们最快乐的事就是晚饭后聚在工棚里打扑克或喝酒。然而，在这样嘈杂的场景里从来捕捉不到老葛的身影，老葛有他自己的幸福时光——与家人微信或视频。

一年前，在儿子去北京上大学、女儿去郑州读书之前，老葛让儿子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员就是他们一家四口。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的老葛，却给微信群起了一个非常温馨又诗意的名字——最亲爱的人。老葛说，妻子、儿子和女儿，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是他的全世界。

老葛的手机是儿子用剩下的，儿子考上北京的大学后，老葛就给儿子买了一部新手机，把儿子用了4年的旧手机接管了过来。老葛也给去郑州读书的女儿买了一部新的智能手机，还给自己

和妻子各买了一部二手的智能手机，为的就是散在天南地北的一家人可以通过微信说话和视频。儿女在临行前，分别教会了老葛和老葛媳妇如何使用微信，还手绘了一张微信使用说明书留给他们。

老葛手机里每月只有200M的流量，为了省下流量，老葛下工吃过晚饭后，步行到一公里外的地铁站“蹭网”。在那里，老葛可以借用地铁里的无线网络，一条一条地听妻子、儿女在微信里的留言，还可以悠闲地跟妻子、儿子或女儿视频聊天。

老葛在视频中间妻子吃了没、吃了什么；问儿子学习怎么样、和同学处得好不好；问女儿感冒好了没，别忘了吃药……在外人看来，老葛说得琐碎碎碎、啰里啰唆。可在老葛心里，这正是他一天当中最幸福时光。



画中岁月长

史春培

遵守纪律，是不该和“初恋”结缘的！当心底里燃烧的热情无处释放时，我选择了用笔写下对他的思念。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学毕业时他送给我的那个蓝塑料皮的日记本已被我写得满满。或许我热爱文字的开始亦是因他而起。当一篇写着我们真实往事的文章《感谢朦胧》在报纸上发表后，我给在另一个城市读书的他寄去了样报。我不知道那算不算一个不懂爱情的女孩却自尊写下的情书。

那时，我深信：我浪漫的表达，也是他温暖的期待，我们憧憬着的是同一幅“画”。

那一年，我27岁，幸福地做了母亲。望着儿子那白嫩嫩的脸蛋儿、滴溜溜的眼睛、胖嘟嘟的小手儿，甜蜜如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淹没了所有的烦恼和忧伤。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我愿意对着他呢喃我的心声、倾诉我的心曲、表达我的渴望，只不过这些话是用心灵诉说，不是用语言表达。那些日子，儿子给了我迎战困难的动力、直面艰辛的勇气。他的来临给我以煦日般的希望，不仅明媚了我的心房，更温暖了我的时光。

我像老牛一样，一面舔舐可爱的儿子，一面耕耘每日的生活。因为我知道：儿子就是我的“画”，“画”里有更明媚的春天。

那一年，我37岁，匆忙间就站在了中年的行列。突如其来的病痛将我推进医院，历经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身体才恢复到健康状态。在此期间，年迈的母亲不顾自己早年的痛苦、顾不得旅途的劳顿，多次到医院看我，给我精神上的鼓励。老公放下所有工作，专心照顾我的生活。公婆在家帮忙看管正在读小学的儿子，兄弟姐妹也给予不同程度的援助和关心。那一次，我彻底领悟到健康之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重要意义。

或许，阳光健康的心态、温馨和睦的家庭、平静如水的生活，才是人世间最美丽的“画”。给我一张纸吧，我也要“画”。

天生我才

人在旅途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每个人的旅行都开始变得容易且随意。

记得作家蒋方舟曾说：“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失去了你所有可以信赖的东西，而你任何的体验都是新鲜且野蛮的。以至于，你只能去信任那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剩下其他的一切就只能依靠你的想象力去填充。”

是的，一个人的旅行本身就是一场充满未知的体验。它不仅新鲜，更带几分恐惧。而这也正是人生最原始的状态。

我喜欢一个人的旅行，因为这样的旅行没有任何刻意而为的目的。当我从家里踏出门的那一刻起，我便成为了一个只能去偶遇的人。偶遇陌生，偶遇运气，偶遇出乎意料，偶遇顺其自然。

然而，当我一次又一次旅行之后，我忽然发现，其实我偶遇的并不是一无所知，而是那些我原本每天都在经历的日常。那些日常是别人的，也可以是我的。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醒来，清晨的清扫声是无比清晰的。它让我成为了一只早起的鸟，站在窗口四处张望。这是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不会去做的事——当一个日常的局外人。

我发现我从未好好地看一看这简单的日常。天亮了，早市上开始人头攒动，各种吆喝声、各种叫卖声，各样的人，都还是最朴素的样子，而对于一座城市的陌生，让我无论

看到什么都充满好奇。我会看那些饼子制作的过程，看豆腐脑是怎样打的，看面是怎样抻的。我会去猎奇地尝一尝，那些不一样的味道，令我既陌生又熟悉，虽然也就吃这一次，但也会让我难忘。

偶遇日常，是我对旅行的重新定义。我发现我在旅行中，既不是学生党，也不是上班族，更不属于退休派。我发现旅行中的我只是我。我偶遇了一群年轻人在舞台上尽情演唱自己写的歌；我偶遇了一个电台女主播在商场屋顶的露天公园里分享着她的成长历程；我偶遇了一本书，名字叫《听什么歌都像在唱自己》……

我发现旅行会让我偶遇无数个我，他们既让我看到了我的无数种可能，也让我看到了我的无数种状态和无数种样子。

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身少年，一对都被金毛牵着走的小情侣，一名会说中英双语的活动主持人，一位静静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大叔，一家三口手牵着手一边走一边聊得满脸笑容……走在陌生的城市里，我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着我的影子，他们是我，他们又都不是我。

而旅行到底带给了我什么？我想，总结起来应该是一种回味吧。不同于已经知道一切都已物是人非的回忆，回味是那些我依旧可以继续并能成为更好的动力。我会在旅行中重新审视自己，那些因为重复的日常生活而令我忘了的、丢了的、放弃的“我”，都会在旅行中被我重新偶遇。

旅行，让我既看到了平凡的我，也让我看到了不平凡的我。而他们的，其实都生活在日常里，和我一样。偶遇着“我”，偶遇这日常。

偶遇日常

于博洋

早晨跑步回来，穿过某医院，不由得停住脚步。

从没见过这么黄的树，就在人行道上。周围是一大片浓荫蔽日的榆树林，粗的一个人抱不过来，树龄大概有百年之久。有的黑黢黢的树干上缠着已经发白的红布，不知是什么人系的，又寄托了怎样的心愿，这些心愿实现了没有。老树歪歪扭扭，或远或近，散乱随意地伸向一方天空。那些外地来的文化人管这叫“古榆林”，常常到此一游。

见到这棵通体金黄的小树时，我先是会对留下它的人充满敬意，甚至对这个医院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好感。早晨的光还没射到这里，小树黄得不够明亮。向前再走几步，右侧路边土坡上竟然还有好几棵这样的树。从古榆林上方空隙穿过的光正好洒到这里，我眼前一亮。

那是怎样的黄啊？一树树纯粹的色彩，饱满，彻底，认认真真，纤尘不染。那些黄像一团团燃烧的火苗，像熟透的果子，马上就要坠落下来，像梵高的向日葵，热烈浓稠得要融化，要流淌……我仿佛闻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异香，甚至听到贝多芬如波涛般翻卷的第九交响曲在高处回荡，回家吃早饭的事已被我忘到九霄云外了。我担心一阵风来，它们会像云一样散去，像鸟一样飞走。我只能屏住呼吸，蹲下来仰望，生怕惊扰了那一树树稍纵即逝的精灵。

树林前面空地上有几个跳舞的人，穿红戴绿，成为眼前这幅画中生动的点缀。为了拍到颜色饱满、对比强烈、天空足够蓝的照片，我把手机亮度调到极暗，蹲在地上，一直照到电量耗尽。

突然想起许多年前，和一个伙伴在一片遥远的谷地里吃“黑悠悠”（学名龙葵）的奇遇。那也是这样的秋天，我俩在大地上漫无目的地走。走过果园子，又走出很远，走进一片不知谁家的谷地。发现一棵黑悠悠，吃得甜嘴巴，再往里走，又发现一棵，就这样一直往前，走着走着就出现一棵。后来竟然都是饱满的果子，一串串又大又圆，缀满枝头。我敢说，那是我今生吃过最甜的黑悠悠。

蹲下去的时候，人就淹没在谷地里，周围是无数细密干枯的谷叶，随风起舞，金黄的波浪时起时伏，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世外桃源”这样的成语，还不知道什么叫“忽逢桃花林……忘路之远近”。就怕有人发现我们，暴露这块宝地。我俩犹如贪婪的野兽，眼睛放光，一把把捧着，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嘴巴都吃花了，粘满黑悠悠籽儿。后来，就不想再蹲下去了，直到心满意足走出那片谷地。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其他伙伴听的时候，他们都不信。后来，就找不到那片谷地了，再后来，那座窝棚就没人种谷子了。大地上除了土豆就是苞米，无边无际，密不透风，年复一年。我知道，我再也不会遇见那一棵漂漂亮亮的黑悠悠了。

私人聊天

最是秋叶烂漫时

张猛

